



“副”过的假期

◎赵自力

我是农村出身,少年时代的每个暑假,都与副业有关。

小学低年级时,一到暑假,就跟着大人上山挖药材。老家山多,药材也多,那时山上到处是挖药材的人。戴一顶草帽,拿一把小铁铲,就可以上山寻药材。

挖药材是苦差事,天气炎热不说,常常翻山越岭,还有虫子叮咬。但正值年少,顾不了那么多,觉得有大人们带着,总归是安全的。每天挖回的药材,要及时放在石板上晒,几天就可以晒干。一个星期赶趟集卖掉,总能挣些零花钱。

父亲请木匠师傅打了个小木箱,说给我放零钱用。自此,我把挣到的钱,分分角角的都小心放进木箱里,有空就数一数,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因为挖药材,我晒得像条泥鳅,但非常快乐。父亲说,靠劳动挣钱,心里就踏实。

再稍大点,我就跟几个伙伴去卖冰棍儿。那时,我们那边农村里都还没有冰箱,能在炎热的夏天吃上冰凉的冰棒,得靠买。我们在木箱里绷几层棉花,小缝隙都被塞得严严实实,冰棒放里面半天融化不了。为了醒目,我还在木箱外用毛笔写了两个大大的字“冰棒”。每天清早,我就到街上的冰棒厂排队,每次大约进100根,一根赚两分钱,一天下来也可以挣两块钱。在那时候,两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呢。冰棒批发回来,和伙伴们把路线一规划,匆匆吃口早饭,骑着自行车就开张了。每到一个村庄,我总去找路旁的大树,那是乘凉的好地方,人自然就多。有时太热,一边招呼着生意,一边拿着帽子扇着,感觉自己像个小小人。卖冰棒跟卖西瓜一样,天气越热,生意越好。累的时候,想想一个暑假能挣几十块,那是相当可观的,就又有劲儿了。

还有一种副业,不用爬山走远路,就是拿着镰刀去砍艾蒿卖。河滩上的艾蒿,一片一片的。天蒙蒙亮就去砍,艾叶上都是露水,往往把衣裤都打湿了;但早晨凉快,一个早晨可以砍一小片。艾蒿晒几个太阳,然后把艾叶撸下来,等小贩来就直接卖了。邻县收干艾叶,价钱出得比我们这儿高,就是有点远。和父亲一合计,把艾叶装麻袋绑在自行车上,拉到邻县卖。那时候开始,我就学着精打细算了,也知道生计的不容易。

读高中后,学业紧张,暑假就没搞副业了。每一样副业都沉淀在脑海深处,有时会突然从记忆的河流里泛起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暑假圆梦行动

◎马俊

可以挣钱!”

那个年代有什么挣钱的路子呢?哥哥要去城里卖桃子。我家有一个桃园,平时有人来桃园里收桃子,价钱便宜。可如果把桃子带到城里去卖,价格能翻一倍呢!我听了,也要跟哥哥一起去卖桃子,父亲看着我们俩雄心勃勃的样子,对母亲说:“让俩孩子闯荡闯荡,摔打摔打去吧!”

我家离城里有十多里路,哥哥和我用小车载着几筐桃子出发了。路上我要帮哥哥推车,他却执意让我坐在车上。哥哥个子高、力气大,我坐在他的小车上很有安全感。到了城里,我们奔着居民楼而去。那时的楼房不像现在这么多,集中在几个地方,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熟悉了这些情况。找了个地方停下车,哥哥对我说:“现在轮到你卖力了!你就放开喉咙喊‘卖桃子喽’,人家听到吆喝声就出来了。等咱们挣够了钱,立马买个收音机,再也不用受气了!”

我听了很受鼓舞,铆足了劲儿吆喝起来。我在学校是合唱队的,嗓子好,吆喝对我来说一点不难。再加上收音机的诱惑,我吆喝起来

更起劲了。

很快有人从楼里出来,见了我和哥哥,呵呵地笑起来:“我还以为是小孩闹着玩呢,原来真是卖桃子的!”哥哥赶紧搭讪:“我家的桃子特别甜,爸妈没空来卖,让我们出来了。您尽管买,分量肯定给得足足的!”那人笑得更厉害了:“你这小孩卖东西倒很老到呢,将来是个能成事的料!”

第一次卖桃子,我和哥哥就大获全胜,父亲夸哥哥是个做生意的苗子。后来,我们隔三岔五就进城去卖桃。

桃子收完了,我们也攒了一些钱。不过,这些钱仍然不够买一台收音机,父母见我们那么渴望,就把积蓄拿出来一些资助我们。

收音机买回来了,我和哥哥兴奋极了。我们听着收音机,经常一起开怀大笑。我喜欢上了收音机里播放的广播剧,也因此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这颗种子,影响了我的人生。

那时起,我隐隐知道了,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全力以赴,能让人充满力量。当心愿达成时,梦想的宝盒会忽然打开,眼前一派璀璨……



为了买书,赚钱去

◎李成林

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周日早晨,母亲吩咐我到供销社打酱油,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一本本小人书吸引了我,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封面,头脑中想象着书里面的精彩画面。

从供销社回来的当天,我就找父亲要钱,他问我要做什么,我就直接对他说:“爹,我要买些书看。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他让我坐在他身旁,抽着烟给我讲了一堆话。他告诉我,母亲有关节炎,不能干重活,挣的工分比别人少;而他经常胃痛要吃药,家里每年都向队里借粮过日子,额外就没有多余的钱。父亲一脸的无奈,我起身回到了房间,我不想加重他的负担。

那年我上初三,升学考试早就结束了,暑假比较长。我的心中猛地产生了一个念头:去卖冰棍,用赚的钱来买书。

父亲也支持我,他找来几块板子,给我钉了个小木箱,把家里的自

行车修理好,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

冰棍厂离我家20多公里,我每根2分钱批发了来,卖3分钱,可以赚1分。

第一天,我跑了整整一天,尽管满身大汗,可到晚上冰棍还剩一半。

后来,我一走街串巷,一边吆喝:“卖冰棍,卖冰棍喽!”刚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,慢慢就脸也不红了。见人我就亲切地招呼,这样生意便好多了,每次进的冰棍全部都能卖完。中午有时不能回家,我就自带馒头填肚子,渴了喝水壶里的水。

有一次,我经过一个居民家属院,由于我叫卖声大,有几只狗朝我狂吠,我也没在意,继续骑车往里面去。没想到,有只黑狗挣脱绳子奔向我,我吓坏了,连忙转头冲出了大门。狗还在后面追,我车速很快,一不小心翻到了沟里,冰棍全从箱子里摔了出来。我赶紧回家收拾了

一番,没敢告诉父亲。

其间,我也遇到过好心人。一天,我去了一家工地,工人们正在建房,一片忙碌的景象。过来一名戴安全帽的男子,问我还有多少冰棍,然后对我说:“你别往别处再卖了,这些我全要了。”我感激道谢,他把工人们召集到一块,挨个分发冰棍。当时的冷饮除了瓶装汽水外就是冰棍。我的冰棍保存得好,又凉又甜,工人都吃得特别开心。

我卖了一个多月的冰棍,除去成本,也就赚了20来块钱。我用它全买了自己爱读的书,多数是小人书,如《地雷战》《兵临城下》等,还买了本长篇小说《杨家将》,大大小小共有十几本。闲暇时我就埋头阅读,足足过了个书瘾。

当年卖冰棍,让我有了书可读是一方面,最重要的是它是对我的一种磨炼,让我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与毅力,它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。